

/夕花朝拾/

麦收时节

□马宏章

近日去乡下,金灿灿的麦田一望无际。麦浪翻滚,麦穗饱满,似在期待着主人收割回仓。

闻着带有土腥味的麦香,思绪不由得回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家乡。每当夏季来临,地里的麦子渐渐由青泛黄,远处不时传来“光谷爪卓儿”的清脆鸟鸣声,那是布谷鸟在向人们报告“麦子熟了”。

于是大人们纷纷上集赶会,购置镰刀、簸箕、绳索等农具,生产队则派人维修脱粒机、检修电路,安排一部分壮劳力清理晒麦的场地,用牲口拉着石碾一遍一遍地碾轧麦场,使其更平更瓷实,这叫“碾场”,便于晾晒和碾轧收割回来的麦子。一切准备妥当,大家铆足了劲儿,迎接一年一度的“三夏大忙”。

开镰通常在每年六一前后。开镰前,生产队要在饲养棚(队里的临时会议室)里召开全体社员大会,对麦收工作进行动员、部署。女人们把不多的细面拿出来烙成馍,让男人们吃饱,好出力。

次日一大早,当东方露出一抹白时,队里的“车角儿”便有节奏地铛铛响起,像吹响了夏收的号角,打破了乡村的寂静。社员们头裹羊肚子手巾,拉着架子车,手持镰刀纷纷向田间地头集中,只待队长一声令下,便向滚滚麦浪冲去。

每年麦收,也是对每个社员综合能力的严峻考验。能够被称为“壮劳力”的社员,无论男女,都必须在天黑前割完规定的数目,且割下的麦子要捆扎整齐,麦茬低,既比速度又拼质量,这可真是技术活。最后经记工员验收合格的才够一个工,给记满分即十个工分。妇女和孩子大多每人能记七分和三分。

我自上了初中后,每年放麦假时,都会和大人一起参加麦收大会战。老人们常说,会干活的匀着劲干,不会干活的使蛮劲干。我属于后者,刚上来就使出吃奶劲儿,呼哧呼哧一阵猛割,加之割得不得法,麦茬像戈壁上的草,忽高忽低,不到半个小时,就感到腰酸背疼,眼冒金星,身上被麦芒划出一道道红印,右手上磨出一片血泡,在烈日的炙烤下火辣辣的。直身抬头一看,大人们差不多一垄麦子已割到了头,身后是一溜码放整齐的麦捆,再看麦茬,像刚理的寸头一样齐整。合格的农民不好当啊!

余晖笼罩着田野,一垛垛麦捆泛着金光,一队人马带着一天的疲劳,迎着落日,满怀丰收的喜悦,哼着小曲,走在窄窄的田埂上,那是多么美的画面。

麦收时节就怕下雨,一旦遇到阴雨连绵的天气,成熟的麦子沤在地里,已

收割的麦子烂在场上,农民一年的辛苦将付之东流。为了和老天爷抢时间,农民在收割的同时昼夜不停地脱粒,“颗粒归仓,龙口抢粮”。仅有一台老式脱粒机昼夜开足马力,人歇机不歇,三班轮换作业。

仅靠一台机器远远不够,还要用牛拉着石碾碾轧,这是北方农村沿袭上千年的农作物脱粒方法。先将收割回来连秆带穗的麦捆集中摊在平整的场地上暴晒,然后由牛拉着石碾反复碾轧,经过人工翻抖,收集已脱好的麦粒,接着将尚未脱尽的二次碾轧,直至麦粒与麦秸秆完全分离。已收集的麦粒集中在一起摊晒,而麦秸秆则用木杈堆在一起,形成一个上尖下圆的麦秸垛,用于日后喂牲口或烧火做饭。而麦粒含有麸皮等杂质,经晾晒后,须在有风的时候扬场,即用木锨一锨锨铲起,高高抛向空中,麦粒落地,杂物随风飘走,最后剩下堆如小山的麦粒,再装袋过磅入库。别小看扬场,资深的老技工才能干下来,我们这些毛头小子只配在一边看热闹。

记得有一年夏收,我被安排晚上打麦,即在夜间配合用脱粒机脱麦。我们一个班组二三十个人,我的主要任务是为主操作手(向脱粒机进口输送麦捆者)递麦捆。从晚上到天亮,重复着同一套动作——从两米外搬来麦捆,递给主操作手,不得有一丝停顿。

我一口气干了三个小时,没顾上歇口气、喝口水。机器的轰鸣声,场上人员的嘈杂声,让我似乎与整个世界隔绝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不能中断传递!腰已不是自己的了,浑身上下只剩脑子还在转。再看看主操作手,除了牙是白的,已看不出人的模样来了。

午夜时分,机器的轰鸣声突然停了,我一问,说是跳闸了。我走近摸了一下机器,烫得我差点儿叫出声来,看来机器也累坏了。我一下子倒在麦秸堆上,水都没顾上喝一口,就迷糊着了。蒙眬间,听有人叫我,我一个激灵翻身起来,发现机器又开始轰鸣了,顿时睡意全无,继续投入战斗。

东方发白时,机器终于停止了轰鸣,麦场四处歪歪扭扭躺的都是人。白天堆积如山的麦捆,已变成麦粒与小山包似的麦秸垛了。我们每人记十个工分,发两个油馍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记十个工分,好开心啊!

时间过去四十年了,当年的麦收场景早已成为历史,但是,想起四十年前收麦的拼劲儿,我依然心潮澎湃。

/洛城笔记/

麦子熟了

□灵魂鸟

麦子熟了。

这个消息,不是父母来电话告诉我的,也不是别人说的,而是窗外的石榴花给我递了个眼色,它们开得正欢,像在吐火。我特意跑到郊外,去证实我的判断。

麦子真的熟了。远远近近起伏伏的丘陵上,那麦香味从金色中飘起来,被风摇着。

背靠一棵泡桐,我听见布谷鸟一年一度的歌咏比赛拉开了帷幕。

急忙打开手机看天气预报,近一周无雨。

放心回家收麦啰!我打心底高兴。

班车又换了新的,坐着就是舒服。快到家时,接到父亲的电话,说是否熟了,叫我周末领孩子回去吃,没提收麦。

奇怪!往年麦子一泛黄,父亲就催我回去,唯恐收不到别人家前头,唯恐天气发霉。

怎么回事呢?我问车上同村的老乡。老乡说他估计出去串乡磨镰还没回家。

这个老头!放着清闲不清闲。现在谁家还磨镰啊?即使有,也少之又少。我真担心他热着、累着,七十岁的人了,真叫人不放心。

反正我请了假,马上就到家,看有机器就收割。父亲向来不让用机器,趁他不在家,我投机省把劲,也怪美。

次日,正好有收割机。一上午工夫就把地里的麦子秃噜精光。

麦子长在地里叫庄稼,拿到家里叫粮食。庄稼人看粮食,那就是命。

我把麦子摊在平房顶上,我也躺在平房顶上,

乡间的夏夜那么清静,我望着浩瀚的星空,被蛙鸣声、蝉鸣声按摩着,整个人放松得像一颗脱去麦糠的麦子,赤裸裸像童年的我。

我想起父亲来,给他打电话。

“爹,麦熟了吗?”我装腔作势。

“快了。不是还没到芒种,难得今年墒水好,一定得长到这时候,自然熟的麦子饱满,磨的面粉多又好吃,这几天没雨,不慌,我打电话你再回来。”父亲说这话时,我差点儿笑出声来,却又忍不住流出泪来。

父亲很爱惜粮食,但凡天公作美,他就不会早收割,但若天气不好,他就要提前动镰了。他说,顾籽不顾苗,抢一粒是一粒,割下来捆住,用篷布盖上,慢慢风干,比在地里沤着强。

黎明时分起了一阵风,紧接着一层乌云压到头顶,恐怕要下雨。我慌忙起身收拢麦子,盖好。约莫过了一个小时,又一阵风,云散天开。我披着被子坐在房顶上,只听院子里当哪一声,吓了一跳。原来是父亲,他起五更赶回来了。

父亲没进屋,他在前檐的窗窝里摸了一把镰刀,急急忙忙往外走。

我赶紧喊:“爹!麦都熟透了,都在这上面晒着。”

父亲愣住了:“啥呀?”他顿了顿,瞅我一眼:“走,拿着布袋,到地里拾麦穗!”

“哪有啊,收拾得可净。”我说。

“收割机割的,我是没见过咋着?”父亲说着已走出很远。

天像小孩的脸,说变就变了,这一变,我估计受不了多大的气了。

等我来到地里,父亲已拾了多半袋麦穗。

有乡亲从地头经过,笑着跟父亲打招呼:“你家麦子啥时候熟了?咋可割了?”

父亲仰起脸:“风水变了,熟透了,我拗不过天了。”

“爹,麦子真熟了。”我笑着说。父亲指指乌云密布的天也笑了:“熟了,布谷把石榴花都叫落了。”

